



孩童时代的游戏——打柶

曲径通幽

曲径

童年时代的游戏很多,现在说一说“打柶”。

打柶这种游戏,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风行一时,如今早已绝迹。

柶,也叫柶柶,其形状正如“柶”这个字一样,两头小,中间大,是一种男孩子爱玩的游戏物件。其制作过程十分简单:在直径三四厘米的杨木棍儿上取下约10厘米长的一小段,找出它的中间位置,然后从中间开始,用刀分别向两端砍削,使其两端都呈尖状,做成中间粗而愈向两端愈细的形状就可以了。做完柶,顺手砍出个几十厘米长的木棍儿(也叫“柶棍儿”),就可以游戏了。

游戏人数不限,两个人就可以。倘若人多,也可以分成甲乙两队,只要两队人数相等就行。先在地上画一个直径约1米半的圆圈儿,圆圈儿前面画一条直线,甲队的第一个队员站在圆圈儿与直线之间(不能跨出直线),左手抛柶,右手用柶棍儿将柶击出,柶落地后,由乙队队员在落地处将柶向着圆圈儿掷来。若柶落入圆圈儿内,则甲队的这名队员成绩为零,被淘汰,甲队的另一名队员再上场击柶;若柶被乙队掷到圆圈儿之外,那么甲队的该名队员就用柶棍儿击打柶的尖端部

位,柶一弹起,就立即将柶击向远处。

一般击打三次。当柶棍儿第一次敲击柶的尖端部位,柶被弹起,择机用柶棍儿将柶击出的时候,嘴里念叨着“打柶一”,第二次的时候,嘴里念叨着“打柶二”,第三次的时候,嘴里念叨着“打柶三”。倘若柶棍儿没有击准地上的柶柶,柶未弹起,或者柶被弹起,但是柶棍儿没有击中弹起的柶,那么都被算作是一次机会,三次机会用完,击打出去的柶与起始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就是该队员的成绩。最后,所有队员的成绩之和,就是该队的总成绩。总成绩高的一方获胜。

队员击打三次之后,该队员可以估计并报出自己的成绩,叫做“叫丈”,对方若有质疑,就必须用柶棍儿来丈量,十柶棍儿为“一丈”,倘若报出的距离多于实际测量的距离,就视为欺诈,叫做“憋死”,成绩为零。如果队员不愿预估成绩,也可以不“叫丈”,而直接用柶棍儿测量。

游戏中常常出现争吵,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争吵的原因主要是质疑测量时有没有直线测量或者柶棍儿有没有摆平位置,是否出现了不公现象。而这种质疑与争吵,使“规则意识”“公正法则”等等理念,不知不觉植入孩子们的心田。

童年时代,打柶的时间,一般选在冬天。冬天属于农闲时期,麦场也空闲下来,正好在麦

场里大展身手。麦场平整、宽阔,视野好,也便于测量长度,所以麦场是打柶的好去处。不过,在古代,打柶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春天。记载明末北京市井风情的《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云:“二月二日曰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板板。……其谣云: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杨柳发芽儿,打板儿。”板[bā],意思是木棒,打板儿,就是现在的打柶游戏。清朝的《帝京岁时纪胜》“正月”一节也说:“京师小儿语:杨柳青,放空钟;杨柳活,抽陀螺;杨柳发,打柶柶;杨柳死,踢毽子。”杨柳发芽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打柶游戏,说明古代人喜欢春天打柶。

网上搜索发现,打柶这一游戏,过去各地都曾盛行,只是叫法与游戏规则略有不同。开封话叫打苏,东北、北京、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叫打柶,宁夏叫打梭儿。柶棍儿,有的地方叫柶棒儿,有的地方叫柶板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学习压力增大、电子产品游戏的泛滥以及打柶游戏具有一定危险性(击柶时一不小心就击到人身上,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等等,打柶这一游戏在各地基本上已经见不到踪迹了。打柶,已经成为远去的风景,成为永久的记忆。

(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文章,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投稿邮箱:qjwbjrcq@163.com。

卖椿芽之人生感悟

马远生

盼望着,盼望着,院子里的春芽终于长得能卖钱了。

下午放学后,我说:“爹,今晚吃春芽炒鸡蛋,老天赐的美食。”

“还是掰了卖钱吧?不是说卖了买个大的吊扇吗?”父亲说。

宝贝儿子摇着小手说:“我想吃春芽炒鸡蛋!”

我说“没事的自己吃上四五朵,明天早上掰,这一宿也能长一斤多。再说,宝贝儿子也嘴馋了。”

晚上,一家人吃着椿芽炒鸡蛋,我和父亲喝点小酒,邻居都有吊扇了,想着我们也马上就有了,那玩意真好,一拧,啾啾转,满屋子里凉快,到了夏天,再也不用破蒲扇了。心里挺赛的。

要买就买个最大的,飞行牌的,我早问好了,一米二的,一百一十元,九十公分的八十

又没使水!”

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了,春芽有点焉了,有点急,换一把里边新鲜的。

“六块四,卖不卖?”

“刚才给我六块五,我都不卖”

后悔啊!贩子给的价越少越少。

“六块三,卖不卖?”

“不卖,最低六块四”

又焉了,换一把。

太阳毒了。

“六块”

“不卖,最低六块二,少了不卖”

较劲了,后悔死了。心里慌乱了。

“五块五卖不卖?”

白跑了长清了!气死我了。

贩子越来越少,春芽更焉了,感觉沮丧极了。

贩子都走了,去济南了。“五块钱卖不卖?”

“你都要了就卖”



五元。

第二天,天刚亮,我便爬上春芽树,掰了起来,咔咔的清脆的声音,真像歌声一样。

一家人掰的掰,拾的拾,捆的捆,一会儿掰完了,一过秤,二十二斤四两,快走吧,晚了没贩子了,这春芽儿怕风,一吹就焉了,太嫩了,我飞一般骑车到归德集上卖,我想:要是6元一斤,买个风扇没问题,还能剩下钱,心里美滋滋的。可是一问,大部分都买的五块五。

一会儿,来了一个贩子:“看你的没有使水,也矮点给你五块六。”

“大哥,五块八吧?昨天下巴集上还六块五哩。”

“就五块六不买就算,这时候长得快,一天一个价”

我想:卖了吧,买个一米二的最大的飞行牌吊扇也够了,但转念又心思,听说长清七块一斤,这些贩子赚多少钱啊!

我骑上自行车就直奔长清而去。

来到坟台,有贩子,给五块七,不卖。

来到卫楼,贩子给六块,不卖,长清一定六块五。

飞一样地到了长清,“六块五卖不?”

抗抗价吧,多卖一块是一块,也可能卖上六块七。

“最低六块七!又矮又嫩,

“自己吃谁要这么多?”

“你要卖,我们几个都要,给你分了”

不卖不行了,有四块八就卖的了的。

“卖!卖!”再不卖就掉叶子了,就这样,一松手让四五个人给包园了。

消耗了半斤重,又让人偷了两把,算算竟少卖二三十,才卖了不到九十元。

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回到家,父亲说:“来这么晚?”

“去长清卖的,”

“跑这么远干么?”

我也没说话,把钱往桌子上一扔。才想起饿了,

嘴里扒着早就凉了的面条子,那滋味像没放盐一样。

累死我了。沮丧,后悔。

无奈,

由于卖的钱不够,只能买了个九十公分的吊扇。

好几年不愿意看天花板上的小风扇。

三十年前的事了,还记得这么清楚。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有多少人拉起来,从年轻到现在有多少后悔的事啊!

转一遭,回到起点。

年轻人可别像我这样傻。人生中属于我自己的机会不多,别错过,珍惜,有些机会就是一次。

长清职专的秋天

冯波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

我们的祖先认为:秋天是刑官执法的季节,它在时令上属于阴;秋天又象征着征伐,它在五行中属于金,金在五行中主杀伐。因此,秋天秉承天地尊严正义之气,它常常把肃杀萧瑟作为上天赋予的心性。

天玄地黄,宇宙洪荒,在我们职专的秋天,在五千年时光的隧道里穿越而来,来得那么从容,那么优雅,那么美丽。全无暴戾之古意,仅存清秋之温情。

长清职专的秋天就像一个高风跨骨真骨凌霄的白衣少年,于辽阔的高天下,明媚的秋阳中,手执《周易》一卷,朗声吟诵,飘逸潇洒之中有一种烦嚣远遁的清雅。

职专的秋天又像一位青春多情热情洋溢的红衣女孩儿,于时光流连岁月静好之中,怀抱琴瑟手执牙板,长歌《唐诗》《宋词》,清音流转,真绝世之妙音也。

西风渐紧,寒树摇落一地金黄;玉露袭来,碧草轻拂一盏珠光。天光开,而晓雾歇;斜阳坠,而暮鸟鸣。林荫道长,横柯上蔽欲凌云;曲栏回合,疏条交映好读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师生和睦;校舍俨然;人才济济,丽影翩翩。精益求精,使学有过人之技;明德弘毅,为国养天下之才。谢家宝树,满园清秋之气;孟氏芳邻,闾校刚正之风。

办公楼东北侧,斜对校门处,有一柿树,初秋之时,其叶渐红,远望似一树焰火;深秋时节,其果累累,暇观如挂满红灯。无秋日之肃杀,有春朝之艳艳。一枝独秀,超拔指天而上;万柿枝头,纷纷轩邈竞升。虽金风侵袭,依然摇曳满树火红。

职专的秋天就是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情怀,浓浓的秋意里藏不住喜悦,也藏不住苍凉,她就是这样坦然。坦然,就是职专的秋天。